



外国史丛书

# 玛雅人 的后裔

MAYAREN  
DEHOUYI

董经胜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 玛雅人 的后裔

董经胜 著

MAYAREN DE HOUYI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玛雅人的后裔/董经胜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

(未名外国史丛书)

ISBN 978-7-301-14809-9

I. 玛… II. 董… III. ①农民运动-研究-墨西哥-1994 ②民族问题-研究-墨西哥 ③民族政策-研究-墨西哥 IV. K73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99324号

书 名: 玛雅人的后裔

著作责任者: 董经胜 著

丛书策划: 杨书澜

丛书执行: 闵艳芸

责任编辑: 闵艳芸

封面设计: 春天书装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4809-9/K·0569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0673

出版部 62754962

电子邮箱: [minyanyun@163.com](mailto:minyanyun@163.com)

印 刷 者: 世界知识印刷厂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890毫米×1240毫米 A5 7.75印张 161千字

2009年1月第1版 2009年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24.00元

---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邮箱: [fd@pup.pku.edu.cn](mailto:fd@pup.pku.edu.cn)

# 总 序

钱乘旦

世界历史在今天的中国占据什么位置？这是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从理论上说，中国属于世界，中国历史也是世界历史的一部分；中国要了解世界，也应该了解世界的历史。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今天，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世界对中国更显得重要。世界历史对中国人来说，是他们了解和理解世界的一扇窗，也是他们走向世界的一个指路牌。然而在现实中，世界历史并没有起这样的作用，中国人对世界的了解还不够，对世界历史的了解更加贫乏，这已经影响到改革开放、影响到中国发挥世界性的作用了。其中的原因当然很多，但不重视历史，尤其是不重视世界史，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原因。改革开放后，中国在许多方面取得进步，但在重视历史这一点上，却是退步了。中国本来有极好的历史传统，中国文化也可以说是一种历史文化，历史在中国话语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在这几十年里，历史却突然受到冷落，被

很多人淡忘了,其中世界史尤其受到冷落,当人们知道一个人以世界史为专业方向时,其惊讶的程度,就仿佛他来自一千年以前的天外星球!

不过这两年情况又有变化,人们重新发现了历史。人们发现历史并不是百无聊赖中可以拿出来偶尔打发一下时间的调味剂,也不是傻头傻脑的书呆子找错门路自讨苦吃坐上去的冷板凳。人们意识到:历史是记忆,是智慧,是训诫,是指引;历史指引国家,也指引个人。人们意识到:历史其实是现实的老师,昨天其实是今天的镜子。有历史素养的人,比他的同行更富有理解力,也更具备处理问题的创造性。以历史为借鉴的国家,也会比其他国家走得更稳,发展得更好。

然而在当今时代,历史借鉴远超出了本国的历史,因为中国已经是世界的中国。中国人必须面对这个现实:在他们眼前是一个世界。世界的概念在中国人的脑子里一向不强,而世界历史在中国人的记忆中则更加淡薄。但这种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时代已经把我们推进了世界,我们如何能不融进世界历史的记忆中?所以,加强对国人的世界史教育,已经是不可避免的责任,这是一个时代的话题。在许多国家,包括我们的近邻,世界历史的教育已经超过了本国历史的教育,外国历史课程占百分之六十甚至更多,本国历史课程只占百分之四十或更少。外国史教育是现代公民的基本素质教育,中国的公民也应该是世界的公民。

遗憾的是,目前的学校教育离这个要求还很远,所以我们有必要在社会大众中普及世界历史知识。我们编写这套书,就是希望它为更多的人打开一扇窗,让他们看到更多的世界,从而了解更多的世界。我们希望这套书是生动的,可

读的,真实地讲述世界的历史,让读者思索人类的足迹;我们希望这套书是清新的,震撼的,指点人间的正义与邪恶,让读者体验历史的力量。

大约半个世纪前,商务印书馆曾推出过一套“外国历史小丛书”,其中每一本篇幅都很小,一般是两三万字。那套书曾经有过很大的影响,至今还会有很多人说:那是他们世界史知识的来源。“文化大革命”中,“小丛书”受到无端的批判,许多作者受株连,主编吴晗则因为更复杂的原因而遭遇不测。但这套书没有被人忘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吴晗被平反,小丛书又继续出版,人们仍旧如饥似渴地阅读它,直至它出版近 500 种之多。

又是三十年过去了,时至今日,时代发展了,知识也发展了,“外国历史小丛书”的时代使命已经完成,它不再能满足今天读者的需要。今天,人们需要更多的世界历史知识和更多的世界历史思考,“小丛书”终究小了一点,而且有一点陈旧。我们编辑这一套“未名外国史丛书”,是希望它能继承“外国历史小丛书”的思想精髓,把传播世界历史知识的工作继续向前推进。

2008 年 12 月于北京

# 目 录

- 引子:新年的枪声 / 1
- 1 “富饶的土地,贫困的人民” / 9
  - 2 “上帝和国王都不复存在了” / 17
  - 3 种族之战 / 33
  - 4 “浣熊”对抗革命 / 49
  - 5 以上帝的名义 / 75
  - 6 为了土地 / 91
  - 7 逼上梁山 / 123
  - 8 走向起义之路 / 139
  - 9 从战场到谈判桌 / 181
  - 10 从恰帕斯走向世界 / 209
- 结束语:甲虫杜里托的预言 / 229
- 参考文献 / 235
- 出版后记 / 237

## 引子：新年的枪声

为了推翻独裁者，一支印第安人军队高呼着战斗口号——“土地和自由！”(Tierra y Libertad)——冲出共和国南部的丛林。

这是出版于1939年的一部小说《来自丛林的将军》的开篇语，小说的作者署名B.特拉文(B. Traven)，这是一位神秘地流亡于墨西哥的德国无政府主义者的笔名。未曾想，55年之后，这一幕竟然变成了现实。1994年1月1日，即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生效的当天，一支自称为“萨帕塔民族解放军”(Ejército Zapatista de Liberación Nacional, ENLZ,以下简称萨军)的印第安人武装，脚蹬胶靴、身着自制的军装、披着有彩色斑点的大围巾、面部戴着滑雪面罩，配备从自制的木枪到先进的Uzi冲锋枪各式不等的武器，在墨西哥南部恰帕斯州的东部和中部地区的城镇揭竿而起，他们的口号是——“土





萨帕塔民族解放军战士

地和自由”。

由于正值新年假日，保安部队缺乏警惕，这支年轻的、缺乏训练的、主要由印第安人男女组成的武装队伍成功地袭击了圣克里斯托瓦尔德拉斯卡萨斯（San Cristóbal de las Casas，以下简称圣克里斯托瓦尔）、奥科辛格（Ocosingo）、拉斯马格里塔斯（Las Margaritas）、阿尔塔米拉诺（Altamirano）、恰纳尔（Chanal）、维克斯坦（Huixtán）和奥克斯丘克（Oxchuc）的市政厅。在奥科辛格和圣克里斯托瓦尔，起义者烧毁了检察、司法和警察档案，以及土地档案，但是，在圣克里斯托瓦尔，他们听

从一位当地学者的建议，保留了具有历史价值的档案文献。起义者从不同的监狱里释放了 230 名囚犯，狱警由于害怕受到惩罚，换上囚服，与他们看管的囚犯们一起逃之夭夭。其中，很多被释放的囚犯是因卷入土地争端而被抓的印第安人。

萨军礼貌地对待惊恐的游人和平民，他们宣布，他们起义的目的是反对政府、军队和警察。他们散发传单，并在奥科辛格占领的广播电台播送了他们的革命宣言：

今天我们宣布：我们受够了（Hoy decimos basta）！墨西哥人民，墨西哥的兄弟姐妹们，我们是 500 年抗争的产物，首先反对奴隶制；然后，独立战争期间在起义者的领导下反对西班牙人；接着，宣布我们的宪法，并将法国人赶出我们的土地；再后来，（当）独裁者波菲里奥·迪亚斯拒绝我们改革法律的正当要求时，人民起来造反，产生了像比利亚和萨帕塔那样的领导人，他们是像我们一样的穷人。我们享受不到最基本的教育，这样，别人才可把我们当作炮灰，才能掠夺我们国家的财富。他们不在乎我们一无所有，绝对地一无所有，甚至头上没有一片屋顶，没有土地，没有工作，没有医疗保障，没有食物，享受不到教育。我们还不能自由地、民主地选举我们的政治代表，在外国人面前没有独立性，对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孩子来说，没有和平和公正。

援引墨西哥 1917 年宪法第 39 条——“将国家主权和改变政府的权力赋予墨西哥人民”，起义者要求墨西哥人民帮助他们推翻卡洛斯·萨利纳斯·德·戈塔里的政府和政党的“非法独裁统治”。他们向墨西哥武装力量宣战，并要求国际组织和红十字会根据日内瓦战争公约进行监控。他们呼

吁其他墨西哥人加入起义队伍。

由于发生得突然,起义最初遇到的抵抗力量很小。起义第一天,在绝大多数地方,他们轻而易举地进入了市中心,并占领所在城市。24小时内,起义者向圣克里斯托瓦尔东南大约6英里的军事基地“新营地”(Rancho Nuevo)发动了袭击,他们绑架了1982—1988年担任恰帕斯州州长的阿夫萨隆·卡斯特利亚诺斯·多明戈斯(Absalón Castellanos Domínguez),并判处他终生“在恰帕斯的一个土著农场做体力活,获取维持自己生存所需要的食物和一切必需品”的徒刑。

墨西哥政府立即调集1.2万人的部队前往镇压。2日,起义遭到严重挫折。霍苏埃斯(Josué)少校率领的团队挡不住,甚至无力减缓自帕伦克(Palenque)南下的政府军前进的速度,被迫撤回丛林。在奥科辛格,马里奥(Mario)少校的团队沿通往帕伦克的道路撤退。他们以为政府军会从圣克里斯托瓦尔前来追击,于是留下阻击队掩护,但是撤退途中,他们迎面遇到了自帕伦克前来的政府军,于是起义军撤退至奥科辛格,并试图坚守该市的市場,而不是放弃他们的汽车分散突围,这一严重的军事失误,使他们暴露于装备有机枪和直升机的政府军的优势火力之下。在政府军重新占领该市之后,一位记者评论道:“尸体的恶臭弥漫在奥科辛格,嗅到气味的秃鹰在天空中盘旋,觅食尸体,在天空盘旋的还有直升机,不过搜寻的是幸存者。”阿尔弗雷多(Alfredo)少校和他率领的武装与约兰多(Yolanda)少校的武装在圣克里斯托瓦尔会合,并一起对城外的政府军事基地发起了进攻,但在10小时自杀式的围攻之后,也撤入丛林,沿途,他们留下了“处死资产阶级!”“穷人万岁!”等标语。在拉斯马格里塔斯,副



萨帕塔民族解放军战士

司令佩德罗 (Pedro) 被一名不明身份的枪手击中牺牲, 其团队也被迫撤入丛林。3日, 3000 名政府军开进圣克里斯托瓦尔, 其他被起义军占领的城市也陆续回到政府军的控制之下。几天之内, 起义军从恰帕斯的中央高地向东、向南撤退, 进入他们在东部低地热带丛林中崎岖的、难以进入的据点。地理环境和天气的恶劣阻止了政府军进一步的军事行动。

圣克里斯托瓦尔大教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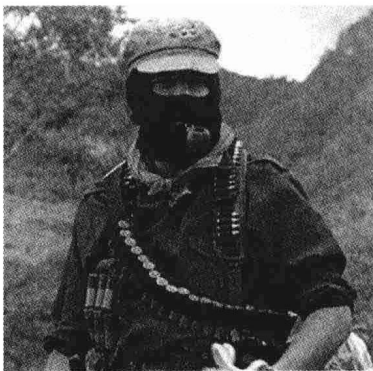
对于战斗中死亡的人数, 存在着不同的估计。国家人权委员会 (The National Commission for Human Rights) 认为, 共有 159 人死亡, 其中包括 16 名政府军人、38 名警察、67 名平民和 38 名身份不

明者。国家人权委员会没有提供起义军方面的死亡人数。国际法学家委员会(The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Jurista)估计,死亡人数在200到300之间。起义军方面宣布的伤亡情况是:500人牺牲、300人失踪、370人被俘、50人受伤。

各国记者闻讯赶来。根据他们的报道,起义者是对多年的贫困和歧视再也无法忍受的玛雅人,墨西哥土著印第安人的一支,他们生动地揭示了在这个墨西哥最南部的州里,印第安人遭受的无尽虐待。这些报道在墨西哥民众中激起了对起义者的普遍同情。大围巾和面罩掩盖下的起义者形象,被印制在墨西哥城的露天市场销售的布娃娃上、墨西哥城各大报纸的卡通漫画版上,甚至被印制在避孕套的包装盒上。对于萨军副司令马科斯身份的猜测,也激起了墨西哥人的无尽遐想。

萨军的起义得到了普遍的响应。在恰帕斯和相邻各州,很快发生了抗议运动,几十个市政厅被占领。在恰帕斯东部,农民侵入私人牧场,一些土地所有者逃跑,也有的雇用枪手进行还击。一个广泛的农民和印第安人联盟指责政府,宣布支持萨军提出的改革要求。

恰帕斯起义的爆发带有很大的突然性,令墨西哥政府、国人以及国外的观察家大吃一惊。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这里的农民一直是墨西哥执政党——“革命制度党”——最坚定的支持者。例如,在1988年的总统选举中,反对党在北部各州和墨西哥各大城市获得了很大的胜利。但在恰帕斯,89.9%的选民,其中包括贫困的印第安农民,都投票支持革命制度党。在他们看来,恰帕斯州是墨西哥最不可能发生革命的地区。



萨帕塔民族解放军领袖马科斯

其实，这是对历史的遗忘。自西班牙殖民者踏上这块土地的那一天起，恰帕斯的印第安人就从未放弃过反抗。其中规模和影响最大的是1712年发生的反对西班牙殖民者的大起义和1867年爆发的反对政府和教会剥削的印第安人起义。但是，在1910年的革命后开始的土地改革，使印第安人将政府看成了盟友，才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但即使如此，印第安人为推动土地改革和改变命运的和平、合法的斗争从未停息，并在20世纪70年代后

建立了一系列有影响的农民组织。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独立的农民组织，正是萨帕塔民族解放军的先驱。

这也是对现实的视而不见。20世纪80年代后，墨西哥爆发债务危机，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要求和指导下，墨西哥政府开始全面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区，修改1917年宪法第27条，中断了土地改革的进程，将

恰帕斯的农民逼上了梁山。对他们来说,除了像祖先那样拿起武器外,只有死路一条。1994年1月1日的起义,正是恰帕斯的农民武装——萨帕塔民族解放军——打响的第一枪。

本书向您展示的,就是这样一幅惊心动魄的历史画面……

1

“富饶的土地，贫困的人民”





